

王永生, 文琦, 刘彦随.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0, 40(11): 1840-1847. [Wang Yongsheng, Wen Qi, Liu Yansui. Achieving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1): 1840-1847.] doi: 10.13249/j.cnki.sgs.2020.11.009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王永生^{1,2}, 文琦³, 刘彦随^{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3.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 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 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 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 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 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条件, 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 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 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 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 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 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 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 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 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 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关键词: 城乡发展; 乡村衰落; 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中图分类号: K9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0)11-1840-08

乡村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1], 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的要素交流, 驱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 乡村地域系统由原始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功能, 逐渐演变为工业生产、提供生态和文化服务产品等多功能^[2]。新时代背景下, 乡村地区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农业生产与农民居住的集中地、工业化与城镇消费的原料地、保障生态粮食安全战略高地、现代城市健康发展重要腹地、未来创新创业康养文化兴盛之地^[3]。

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功能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城镇化速率从 1978 年的 17.92% 快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58.52%, 2006—2014 年土地城镇化年均增长率是人口城镇化的 1.65 倍^[4],

农林牧渔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28.4% 下降到 2014 年的 9.5%^[5], 城乡收入比从 1978 年的 2.57 倍扩大到 2016 年的 2.72 倍^[1]。城乡二元发展、“乡村服务于城市”和“农业服务于工业”的发展导向, 导致乡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向城市集聚, 乡村系统不断衰退, 乡村病日趋明显^[1], 无人村、无地村、空心村、癌症村、贫困村等问题凸显。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是“乡村病”的重要表现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不断优化调整扶贫战略, 并于 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依据农村贫困化特征与发展趋势, 通过政策供给、要素供给、服务供给和产品供给^[6], 针对乡村老、弱、病、残等问题, 重点解决乡村地区衰退和发展滞后的问题, 改善区域性贫困局面, 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但贫困地区脱贫后同全国农村平均收入的仍存在一定差距, 主体老弱化, 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收稿日期: 2019-02-21; **修订日期:** 2019-07-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31293, 41801174)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31293, 41801174).]

作者简介: 王永生(1985-), 男, 山东潍坊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土地工程与现代农业研究。E-mail: wangys@igsrr.ac.cn

通讯作者: 刘彦随, 研究员,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E-mail: liuys@igsrr.ac.cn

产业发展不稳等问题依然存在,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确保持续稳定脱贫,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7,8]。

乡村与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乡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相互支撑的关键^[9]。通过城乡等值化发展,缩小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生活质量和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差距,可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10]。乡村是城乡等值化发展的短板,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要更加重视乡村振兴^[9]。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11]。“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2018—2020 年是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存和交汇的特殊时期,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起来,通过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制度和物质基础,利用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11],是乡村发展的重中之重。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国家面向乡村地区的重大战略,精准扶贫重点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振兴则面向广大乡村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 6 亿多人口脱贫,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发展目标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8 年中国农村累积减贫 8 239 万人(<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1-23/9068316.shtml>),精准扶贫的重大理论创新、宏大制度设计伟大扶贫实践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重要借鉴^[1]。因此,梳理中国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历程,总结精准扶贫理论与成效,阐明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地

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贫困地区发展历程

1.1 致贫原因

2014 年,“胡焕庸线”东南部贫困人口占中国贫困人口的 83.6%^[13]。从资源约束类型来看,受土地资源、水资源、水土资源组合约束的贫困县比例分别为 24.96%, 20.44% 和 8.54%,空间格局上呈现为北方贫困县受水资源主导约束,南方贫困县受土地资源主导约束^[7]。刘彦随等^[8]将中国农村贫困的基本特征总结为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致贫原因主要包括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质污染等水资源因素,土地退化、土壤污染、结构损坏、养分贫瘠等土地因素,高原高山、极端气候、大气污染等气候因素,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功能丧失等生物因素,疾病与残疾、教育与观念、民族与习俗等人为因素(图 1)。水、土、气、生、人等要素差异,致使乡村地区人地关系、产业结构、三生空间等产生分异,呈现出多维、集中连片和数量巨大的贫困特点。

1.2 扶贫历程

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包括 5 个阶段^[14,15]。1978—1985 年,针对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实际问题,实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扶贫战略,逐步开展扶贫政策与帮扶活动;1986—1993 年,针对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施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建立扶贫机构,规范有序开展扶贫工作;1994—2000 年,针对扶贫覆盖面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实施综合性扶贫开发战略,集中人、财、物,到村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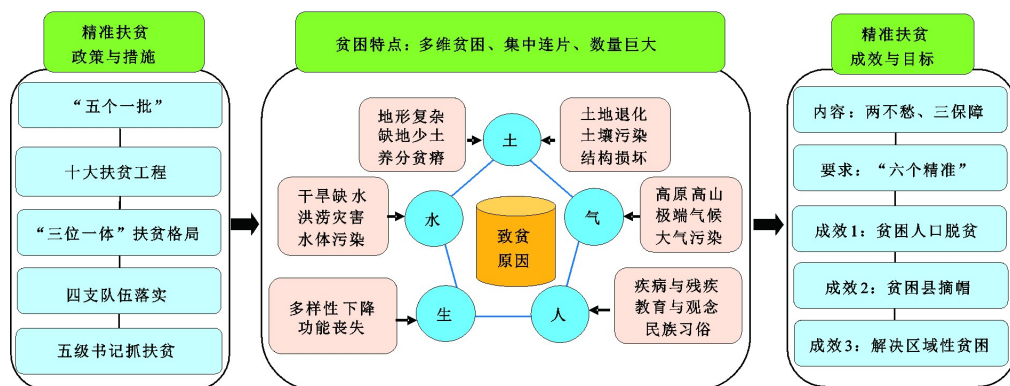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乡村区域的致贫原因与精准扶贫策略

Fig.1 Poverty causes and eliminating strategy of China's rural areas

户开展扶贫,构建扶贫监测系统,开展东西协作帮扶模式;2001—2012年,针对多维贫困问题,实施整村推进和参与式扶贫战略,将扶贫政策与低保政策衔接,积极推进产业扶贫,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013年至今,针对集中连片贫困、致贫原因不明、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通过建档立卡,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通过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进展,扶贫体系不断健全,扶贫成效不断显现。随着贫困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多维贫困概念被提出^[16],中国的贫困标准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收入转变到经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多维指标。扶贫体系不断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多措并举,通过驻村工作队与帮扶责任人将扶贫政策精准到村到户,将“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精准扶贫,切实提高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实效性和持续性。

2 精准扶贫实践与成效

2.1 精准扶贫实践

针对贫困区域的致贫原因和分异特征,结合中国扶贫开发实践经验,新时期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两不愁、三保障”,基本要求是“六个精准”,主要途径是“五个一批”(图1)。其次,根据乡村地区的资源禀赋,推进实施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等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图1),促进贫困区域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此外,中央提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部分地区利用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乡镇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四支队伍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工作,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图1),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

发展生产、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脱贫措施与土地整治工程相结合,有益于改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17,18],补齐乡村发展的人、地、业、财等要素短板。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间不平等是中国扶贫减贫重要经验^[19]。社会保障式、项目建

设式、产业化、科学技术、移民与城镇化、易地搬迁与安置、信贷、参与式扶贫^[20],会显著拓宽贫困地区收入来源,优化农户收入结构,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17]。

2.2 精准扶贫成效

减贫是全球未来发展面临的共同目标,消除贫穷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首要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倡导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通过扶贫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世界瞩目的中国式扶贫开发之路^[8]。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1990—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10.64亿,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21]。中国是第一个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扶贫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消除贫困提供可借鉴的模式^[22]。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末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的0.6%。截至2018年10月,中国共有153个贫困县脱贫退出。从脱贫摘帽县的数量上来看(图2),西藏自治区为30个,云南、贵州、四川、河北省分别为15、15、14和12个,而吉林省和海南省尚无脱贫摘帽县。从脱贫摘帽县比例来看,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分别为57.14%和40.54%;江西、河北、黑龙江、青海、贵州、新疆省(区)为21.88%~33.33%,而吉林、海南、广西、内蒙古和安徽省(区)的摘帽县比例低于5%(图2)。2019年以来,区域性减贫步伐不断加快,截止到2020年5月,全国仅有52个贫困县尚未脱贫摘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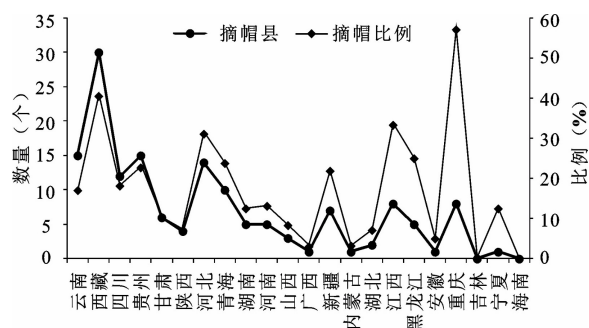


图2 2018年中国脱贫摘帽区域差异

Fig.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poverty-stricken county escaping from poverty in 2018

① 国务院扶贫办.我国对脱贫攻坚挂牌督战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2020-02-08.

3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

3.1 理论框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新时代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由稳定脱贫到发达富裕的有力支撑。精准扶贫通过发展生产与十大工程、易地搬迁与生态补偿、发展教育与智志双扶、五级书记与四支队伍、收入增加与结构改善等措施,分别补齐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短板(图3)。但贫困区域人、地、业、财、权等要素禀赋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要求,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发展资金、建设工程等外援力和交互力,落实振兴乡村人口、土地、产业、居落、权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改善贫困群体的生计能力和手段,巩固提升户脱贫、村出列、县退出、区域减贫成果,探索区域城乡等值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助推乡村振兴(图3)。

3.2 精准扶贫补短板

贫困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17],扶贫对象主要是无地村、无人村、空心村等贫困村,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留村人员,空废、撂荒、污损等问题土地,缺乏产业支撑、经济薄弱的集体组织。农户是乡村地区的细胞,针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贫困程度和发展意愿,因人因户施策,通过造血式扶贫和供给侧改革,提升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

和生计水平。针对贫困县的资源禀赋,尤其是丰富的土地资源,结合国家土地工程技术和土地扶贫政策,充分发挥土地资源、资本和资产效益,促进产业发展,探索培育新业态、配置新动能,推动贫困县三生结合、三产融合^[6],有效推动乡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东西协作与“反哺式”扶贫格局,有助于解决乡村区域发展^[23],贫困片区的脱贫,加强了区域基础设施保障,提升了区域发展水平,缩小了与非贫困区、经济发达区的差异^[24]。脱贫攻坚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和一定层面上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度和成效,脱贫攻坚是区域性和阶段性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和任务。贫困村、贫困县和贫困区的脱贫攻坚,缩小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保障,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3.3 乡村振兴固成效

乡村振兴分为脱贫、致富和奔小康3个阶段,稳定与可持续脱贫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致富奔小康3个阶段,未解决温饱、初步解决温饱、初步脱贫、彻底脱贫、致富奔小康5个层次^[25]。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能有效解决贫困县退出后仍然面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薄弱,村庄空心、宅基地空废、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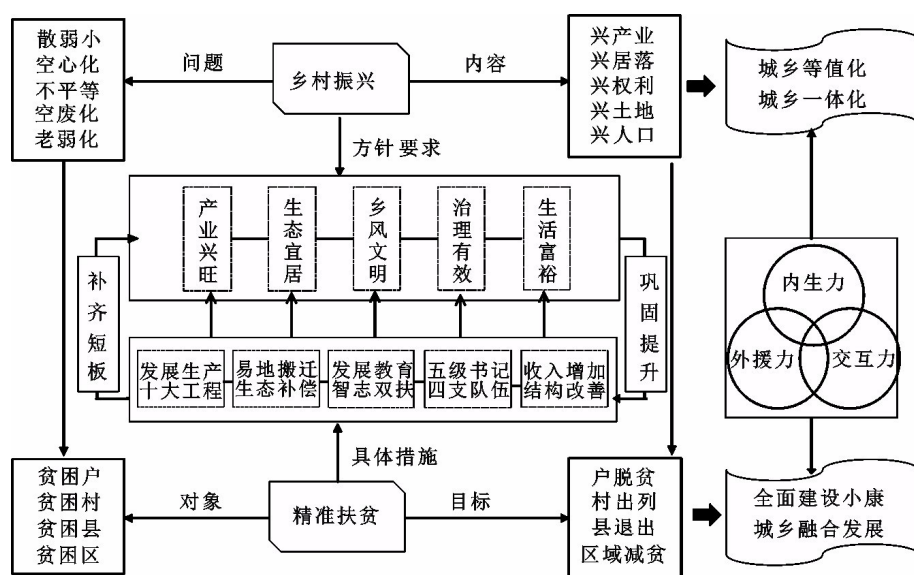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逻辑框架

Fig.3 Logic frameworks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人口老弱化、生态环境恶化,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弱等问题。对于巩固脱贫成效,预防和降低返贫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 在产业上,乡村产业散、弱、小,商品化程度较低,规模化与标准化不足,稳定性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影响^[26],加上市场、地理环境、经济机会等因素限制,部分扶贫产业的可复制性和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有限^[20]。因此,应继续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通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27],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工业和特色康养、旅游等产业,促进三产融合,提升乡村产业水平。

2) 在人才上,针对乡村主体老弱化的问题,应创新“内培外引”的乡村人才汇集机制,搭建创业环境和载体,培育留乡、守乡人才;引导具有地域情缘的企业家与专家投身乡村振兴,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下乡、返乡和回乡人^[1]。

3) 在文化上,传承、保护与发挥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28],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在生态上,结合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土地整治等工程,提高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18],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有机农业,开展土壤与水体污染治理,提升乡村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经济功能。

4) 在组织上,充分借鉴精准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帮扶体系,建立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县市落地的组织管理体系,引进企事业单位、农户、社会团队参与乡村振兴,整合相关部门职能,组建乡村振兴主管部委,统筹负责^[1]。

4 讨论与结论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农区城乡发展水平与协调度降低的现象较为普遍,区域间不平衡^[29],人、地、业、财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能有效促进城乡协同发展^[30]。农村贫困是农村地区人地关系失衡的外在表现,区域发展主体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水平不相协调的结果^[31]。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部分乡村的贫困问题^[32,33],但扶贫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贫困问题。目前,尚未实现脱贫的区域,教育、医疗、收入等致贫原因交织复杂,资源环境承载力有

限,应尽快根据贫困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土地利用现状,合理布局产业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户收入,将人-地-业-财的协调程度,作为贫困地区的“精准脱贫量表”,促进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生计改善,确保稳定可持续脱贫。同时,重视贫困农户收入结构,避免产业单一化、同质化等问题。土地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链接农户收入、农业生产、乡村发展的核心。当前,贫困地区土地存在闲置、污损、退化等问题,也存在资源丰富、生态背景好等优点。应充分利用乡村土地工程,消除土地利用障碍,优化区域人地关系;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生态化的水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生态产业化。

2020年后,中国农村收入型绝对贫困问题将基本解决,但以城乡收入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获取不平等、多维贫困等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34],仍有716个县需要国家政策扶倾斜帮扶^[30]。面对新的贫困格局,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参照精准扶贫的责任体系和方法路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提升帮扶资源的利用率。国家通过战略规划指导意见统筹乡村振兴,省市以区域问题为导向,细化实化工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引领乡村振兴,县乡应将区域性人口、耕地、教育、医疗、文化等问题具体落实到农业、国土、教育、卫计、文广等职能部门。其次,梳理限制乡村发展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制定乡村发展区划方案,对照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找出乡村发展的优劣势,开展乡村振兴的情景模拟研究,明确优先解决的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问题,优先发展的产业、经济、文化等方向,制定乡村振兴的对象和时间节点。在县市层面,评估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的“乡村振兴率”,在村域层面,评估人-地-业集聚耦合的“居业协调度”,为乡村振兴提供定量考评依据^[1]。此外,要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与特色农业的关系^[35],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因地制宜、扬长补短,系统开展特定区域的乡村振兴规划。

中国地域辽阔,乡村地域类型复杂多样,乡村振兴应充分考虑地域差异性。乡村振兴战略应着眼于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

协同体等乡村地域多体系统^[1], 应当以问题为导向,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遵循乡村治病、转型、振兴基本规律, 创新城乡协调、一体、融合发展模式^[36]。因此, 在衔接过程中, 应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 差异化确定乡村振兴的方向和途径, 通过推进“村镇化”战略、激发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移民搬迁和制定科学规划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性的焦点问题,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国家面向乡村地区的重大战略, 重在补齐乡村发展的要素短板, 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以来, 农村地区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显著改善, 贫困人口脱贫步伐与贫困县摘帽进度不断加快,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乡村振兴能优化乡村三生空间, 显著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培育乡村人才, 繁荣乡村文化, 完善治理体系,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解决乡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进程中, 应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现状和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地域分异规律, 差异化确定乡村振兴的方向和途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2]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81-90.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81-90.]
- [3] 刘彦随.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J]. 地理学报, 2020, 75(6): 1120-1133. [Liu Yansui.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120-1133.]
- [4] 吴一凡, 刘彦随, 李裕瑞.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J].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65-1879. [Wu Yifan, Liu Yansui, Li Yurui.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of demographic-landscape urbaniz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65-1879.]
- [5] 刘玉, 潘瑜春, 唐林楠. 基于Esteban-Marquillas拓展模型的中国农业增长的演进特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32(11): 1869-1882. [Liu Yu, Pan Yuchun, Tang Linnan.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owth based on esteban-marquillas model.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7, 32(11): 1869-1882.]
- [6] 刘彦随, 曹智. 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及其改革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10): 1066-1073. [Liu Yansui, Cao Zhi.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ts strategy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10): 1066-1073.]
- [7] 周侃, 王传胜. 中国贫困地区时空格局与差别化脱贫政策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1): 101-111. [Zhou Kan, Wang Chuanshe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its differential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1): 101-111.]
- [8]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3): 269-278. [Liu Yansui, Zhou Yang, Liu Jilai.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3): 269-278.]
- [9]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 [10] Liu Y S, Lu S S, Chen Y F.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facto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 320-330.
- [11] 文琦, 郑殿元.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 509-520. [Wen Qi, Zheng Dianyuan. Ident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09-520.]
- [12] 刘永富. 多措并举推进扶贫开发[J]. 中国扶贫, 2014, 22: 30-31. [Liu Yongfu. Using various measures to develop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2014, 22: 30-31.]
- [13] Liu Y S, Liu J L, Zhou Y.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52: 66-75.
- [14] 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 评述与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5): 5-17. [Huang Chengwei. Research on China's path of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3(5): 5-17.]
- [15] 王介勇, 陈玉福, 严茂超. 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3): 289-295. [Wang Jieyong, Chen Yufu, Yan Maochao. Research on the targeted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innovative ways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3): 289-295.]
- [16]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476-487.
- [17] Zhou Y, Guo Y Z, Liu Y S et 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nd policy innovation: Some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18(74): 53-65.
- [18] 王永生, 刘彦随. 典型区域土地整治工程与农村减贫模式探讨[C]//刘彦随, 等. 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精准扶贫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47-53. [Wang Yongsheng, Liu Yansui.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in typical areas//Liu Yansui et al. Research on

- land resources sciences innov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47-53.]
- [19] 张琦, 冯丹萌. 中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J]. 改革, 2016(4): 27-42. [Zhang Qi, Feng Danmeng.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1978-2016. Reform, 2016(4): 27-42.]
- [20] 刘艳华, 徐勇. 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的分析框架及机理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4): 567-578. [Liu Yanhua, Xu Yong.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poverty-reduc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s of anti-poverty model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4): 567-578.]
- [21] United Nation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5.
- [22] 黄承伟. 全球减贫大业的中国新贡献[J]. 瞭望, 2015(42): 22-23. [Huang Chengwei. China's new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overty alleviation. Outlook Weekly, 2015(42): 22-23.]
- [23] 卢林. 构建“反哺式”扶贫新格局[N/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817/c1003-28641371.html>, 2016-08-17. [Lu Lin. Build feedback typ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817/c1003-28641371.html>, 2016-08-17.]
- [24] 郑瑞强. 新型城乡关系益贫机理与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机制优化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5): 101-110. [Zheng Ruiqiang. Pro-poverty mechanisms of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optimiz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ontiguous stricken-poverty areas.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8(5): 101-110.]
- [25] 凌经球. 可持续脱贫: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2): 97-111. [Ling Jingqiu. Sustainable anti-poverty: an analysis frame on China'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in new times. 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39(2): 97-111.]
- [26] 陈成文, 陈建平, 陶纪坤. 产业扶贫:国外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 经济地理, 2018, 38(1): 127-134. [Chen Chengwen, Chen Jianping, Tao Jikun.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Foreign experie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 127-134.]
- [27] 韩长赋.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N/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1/c40531-29697250.html>, 2017-12-11. [Han Changfu. Vigorously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1/c40531-29697250.html>, 2017-12-11.]
- [28] Qu F, Bai L, Cao G M.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villages[M]//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rts and Humanities. Krabi, Thailand: Francis Academic Press, 2018: 117-121.
- [29] 马历, 龙花楼, 戈大专, 等. 中国农区城乡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J]. 经济地理, 2018, 38(4): 37-44. [Ma Li, Long Hualou, Ge Dazhuan et al. Research on the way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farming areas of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4): 37-44.]
- [30] 乔陆印, 刘彦随. 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逻辑体系框架[J]. 人文地理, 2016, 31(3): 67-73. [Qiao Luyin, Liu Yansui.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during new period. Human Geography, 2016, 31(3): 67-73.]
- [31] 周扬,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78-1493. [Zhou Yang, Guo Yuanzhi, Liu Yansui.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county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targeting after 2020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1478-1493.]
- [32] Cali M, Carlo M. Does urbanization affect rural poverty? Evidence from Indian Distric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27(14): 171-201.
- [33] Jia P, Du Y, Wang M.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7, 25(6): 45-64.
- [34] 李小云. 2020年之后会是一个没有“贫困”的时代[N/OL]? http://www.sohu.com/a/128816336_481285, 2017-03-14. [Li Xiaoyun. Will there be an age of no “poverty” after 2020?. http://www.sohu.com/a/128816336_481285, 2017-03-14.]
- [35] 陈秋分, 王国刚, 孙炜琳.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地位与农业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 20-26. [Chen Yangfen, Wang Guogang, Sun Weilin. Agricultural statu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1): 20-26.]
- [36]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11-2528. [Liu Yansui, Zhou Yang, Li Yuheng.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4(12): 2511-2528.]

Achieving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Wang Yongsheng^{1,2}, Wen Qi³, Liu Yansui^{1,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Ningxia, China*)

Abstract: Rural is a system with specif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onstructed by various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al elements. Rural system exchanges important elements, such as peopl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with urban system. Rural and urban are an organic whole. Both urban and rural must be developed sustainably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China, rural system decline and rural diseas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to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areas are still the short boards in China's urban-rural equ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global issue.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China's rural poverty problem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at home and abroad due to its various types and complex causes as well as arduous task of anti-poverty. China has been committed to build an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and eliminate the absolute poverty from poor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county and poverty-stricken areas by 2020.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poor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low incomes or disease, benefit from the nation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hina has taken five unconventional measures (*Wuge Yipi*) to push forward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has achieve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of halving poverty ahead of schedule,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rural poor population has dropped from 250 million in 1978 to 70.17 million in 2014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verty headcount ratio has decreased from 30.7% to 7.2%. Under conditions of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eeded to improve rural decline and rural poverty. Currently,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make up the weakness of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including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energy, irrig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have proven an effectiv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A three-year alternating period before 2020 is not only the critic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the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provide the foundation and energ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ys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Rural areas have abundantly land resources while characterized by poor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fragmented cultivated land, declined land quality and lower land productivity. Targeted poverty can solve the imbalanc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improving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mphasizes the industry, ecology, talent, organization re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solve rural underdevelopment through activated vitality, capacity, impetus and competitivenes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via eliminating rural development drawbacks. Rural revitalization enhances the performan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ynchron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ll appear until 2020.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be sustainable eliminated using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ruler based on the index of people-land-industry-wealth coordin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atio and housing-industry symbiosis degree sh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ural declin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 connection